文明人的分裂

关键词：集体无意识、原型、自己与自我、超现实

摘要：本文试图解释荣格“文明人具有高度的分裂性并不断运用这种分裂性来回避一切可能的危险”这种话

“文明人具有高度的分裂性并不断运用这种分裂性来回避一切可能的危险”（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2页.下同，作者、书名、出版商略）这句话在荣格的著作中是作为解释性话语而不是结论性话语出现的，然而却给我的阅读和理解造成了极大的困惑。在阅读完整本书之后，我再回过头来对本书内容进行整理和消化时，仍然感到这句话不是能够被简单轻易理解的。我猜测荣格写下这句话是完全出于直觉性的反应。根据荣格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一篇中对直觉型的证明——“坚定的、富于批判精神和充满理性的”（243页）——来对照，我们可以判断发现这句话确实是出于荣格对现代文明人的一种直觉批判，因此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费解，也就完全没有对它做出任何解释。然而我现在却试图用我所理解的荣格对这句话进行解释，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什么是文明人的分裂性以及什么是一切可能的危险。

一、文明人的分裂性

1、集体无意识与意识的分裂——原型的遗失

要理解文明人的这种分裂性，首先要明白原始人的心理状态以及其与文明人的不同。原始人时期，他们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如洪水浮木，在无边际的水域里漫无目的地漂浮，若隐若现，时不时会被无意识的浪头压下去。原始人对自然怀有深深地敬畏和崇拜，由于自身的脆弱，他们太容易屈服于自然的强大压迫力之下而沦为它的奴隶。他们对外界一切都以拟人化的眼光来看待，感官知觉的经验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而理性是微弱的，因此对自然的恐惧无法通过分析和判断去消解，只有被包容于其中，取消自身的独立性和存在感。

而现代人，其意识是鲜明而自主的，自我的意识已经强到了需要被教化和掩饰的程度，与环境的关系也是截然对立的，作为文明人的人类必须要不断地破坏环境原有的样子才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长期的文明发展在人的心理世界里仿佛是原本掩埋于深海的地壳经过剧烈的运动上升为高山，耸立于海平面之上。然而脱离海水的代价是巨大的，人类从整体分化为一个个个体，每个人都要对抗生活中种种“非典型性环境”，生存由此疲劳不堪，而“一旦原型的情形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121页）

现代文明可以说是宗教失势的时代，宗教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流失对政治的影响力（ISIS正是这种背景下的极端化冲突和逆行），人们在接受了科学的洗礼之后，不再笃信宗教中的一切。宗教从古代人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掌控地位慢慢沦为一种解脱和自我安慰，其间流失掉的是宗教中种种的严厉的、恐怖的、不讲道理的戒律和形象。这是一种软化，是科学精神的胜利。然而荣格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不相信物质与表象的绝对真实性，因此他认为科学其本质也是“另一种宗教”，而且它排斥所有与它不相符合的世界观。科学要求绝对理性和严谨，它是一种强大的自信，即相信自然的一切都可以被研究和解释。不得不承认科学作为人类意识之光的伟大，它是人类掌握权力的基础，没有科学，人类永远无法摆脱对自然的毕恭毕敬的虔诚和拜服。于是人类借助科学，将自然与自身更加鲜明地划下界限，意识被加固了重重堤防，无意识的黑海被阻隔于其外。而荣格认为“几乎整个的无意识的生活都被输入进一条教义原型观念的河流中，在教义和仪式的象征形势下循规蹈矩地流淌着”（61页），因此宗教形象之所以能够使人产生神圣感和皈依的欲望正是因为它是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是人类心理尚且处于胎儿期时那自然的的巨大子宫内包裹着、孕育着我们的温暖的羊水。然而“这些形象越是被我们熟识，就越是光润平滑，到头来就只剩下它们平庸、浅薄的性质以及毫无意义的似是而非”（75页）这是宗教在科学的冲击外的另一重失势的理由——这是来自其内部的悖论，是宗教传播和发展到鼎盛的必然衰落。

原型，作为人类精神和未知命运的象征和启示，作为人类与神秘世界相连的脐带，随着巫术的死亡和宗教的失势和软化，已经遗失了它原本的力量。文明人仿佛一个逆子，将自己古老的母亲遗忘，自此封闭了自身回归的道路。用荣格的话来说，这是精神“从火焰般的高度上降落下来”，“于是智识以魔鬼似的专横和放肆僭占了属于精神的宝座”。（66页）

2、自我与自己的分裂——道德与精神的焦虑

自己是自我和非自我的集合，而现代的文明人则往往只拥有自我，却忽视了自己。

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章里讲述了一个神学生的梦境，他将梦境中追随黑马踏入沙漠的形象解释为是“精神和道德孤绝隔离的形象”（86页），而他在《创造的赞美诗》一章中分析米勒小姐为什么低估了她的诗句来源中的爱情印象则认为这是由于社会道德的教育，使我们把说不出口的事实深深掩埋在无知的状态之中。

道德是文明发展的必要约束，它从自然的心理世界里选取各种材料将它们熔化煅烧，牺牲了它们的天性去换取它们的功能性，再凭借此去开拓更多无意识的荒漠，扩大意识的领土。如果当人类的精神回归到无意识状态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族群而存在的，所有人的神经都彼此相连，我们毫无保留地坦露并将自身融化，此时道德是无用的，因为一个同一体是不需要向自己讲道德的，道德是一种界限和伪装，当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交融，而是鲜明地对立与区别时，我们才需要道德来建立共同的联系和生活的基础。因此道德是意识的产物，它是属于自我（ego）的，然而自己（self）却包含了非自我（non-ego）的残酷的荒原。随着宗教的软化，原罪论似乎成为一件可笑的事情，人性中嶙峋突兀之处被视为极个别的异类而被孤立，人们本能地排斥反对可怕的真实，而一旦那野蛮邪恶的样貌被稍稍揭开一角，所有人都会急急忙忙地冲上前去用道德化为大锤把它种种砸下。这是现代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安全感，失去它文明便会崩塌 。因此当我们的欲望中出现与道德不相符的东西时，我们往往忽视或压抑住这样的欲望，并且对它加以变形以自我欺骗。这使得自己不能被接受，而每个人都成了道德公式下的某种范式，所有的行为和欲望必须按照这个公式去运行，而力比多必须大量投入在维持这样的定型中，当这种情况极端化时，要么就是力比多的枯竭，生活失去色彩和活力，要么就是定型和范式被无意识的力量彻底打破，人们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

这种对立一定程度上就好比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立。荣格认为日神冲动是“规范、数量、界限和使一切野蛮或未开化的东西就范的力量”，而酒神冲动则是“无拘无束的解放，是动物冲动和神性的同时爆发”，可以用“沉醉”来描述这种状态，这种“把个人还原为构成他的集体本能和因素”，这种“自我的弥漫和扩散”。日神代表的即是自我，即是道德，即是社会和我们自身为自己设定的那个形象和规范，而酒神代表的则是不加约束的自己，是肉欲的极致欢乐，是意识的消融和自我控制的沦丧。而在现代文明里，这两者的冲突前所未有的激烈，这是道德与精神的不一致导致的焦虑，于是有了种种法律之外的生意为人类本性的释放提供见不得人的场所和工具......

3、现实与超现实的分裂——“真实”的狭隘

荣格在《现实与超现实》一章开篇即言——“我不知道任何’超现实’的东西，现实包含我能够知道的一切事物。”（244页）他认为“这种把现实局限为被我们的感官所知觉的物质的具体的客观现实的做法”，是由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造成的。而这种思维方式使人们把世界限制为物质的现实，而将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活动——幻觉，视为是超现实的。然而“意识和物质对象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觉到的仅仅是表象，再没有别的东西。”（246页）而无意识，则是我们将知觉到的表象转换为我们心里的想法感受到那个看不见的黑箱。荣格将无意识实际上等同于了一个无比古老而充满诱惑力的词汇——灵魂，因此他一直在呼吁心理学界的勇气，以期望能够建立一种“有灵魂的心理学”。他一直强调心理活动与物理活动具有同等重要的真实性，而当我们将这两者割裂开，我们也就失去了人类的心灵。

荣格对无意识心理内容的探索使得他怀疑以因果律作为衡量真实可信的唯一标准是否过于狭隘。而《易经》所展现的中国的“另一种科学”的基础，他将其命名为“同步原理”的道理，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广义的因果律，只是一者是逻辑上被人理解，一者是心理上使人相信。这其实也是现实与超现实的一种区别。

现实与超现实的分裂源于对真实的怀疑，当一件事物被指认为是不真实的，它的存在被否定，则势必会削弱它的价值，而在现代文明里，被我们所忽略的“伪真实性”在意识的牢笼里不断挣扎，它是我们所拥有的碎片化的世界可见的伤痕，它无法弥合，无法痊愈，只有流血去求得关注。

二、危险

“任何潜入无意识的人都进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性的窒息空气之中。在这死胡同里，精神的地下世界会放出所有凶禽猛兽，让他受到所有的袭击。”（70页）无意识的世界是可怕的，因为它完全地保留了原始时期自然对人类心灵产生的巨大压迫，在那里，有着无数神话中令人胆寒的猛兽，有着存在于梦境里的地狱之焰，有着你与我模糊不清的面容。荣格将其描绘为一个“水的世界”，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一个悬浮的世界，一个灵魂的王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进入无意识的世界与死亡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性，这两者都让人感到完全的轻松，都将人从生存的种种困境中解脱出来，都使人丧失自己的独立意识。“与自己的遇会首先是与自己阴影的遇会。那阴影是一条狭路，是一道窄门，任何走下神经的人都会逃脱不掉那痛苦的挤压。但人们必须先学会认识自己，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因为那门后涌出的是些令人惊异不已的东西，那是一片充满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的无边之域，没有任何内外、上下、彼此、我你以及好坏之分。那是一个水的世界，其中的一切生活都在悬浮中漂游；交感神经系统的王国，所有有生之物的灵魂都在此中开始；在这个世界中我是不可分割的此和彼，在这个世界里，我于几身之中体验他，而非我之他也同样体验我。”（72页）在这个世界里，毁灭的冲动在四处游荡，血和暴力已不足为奇，最原始的噬咬本能对每一个心灵低语着。而荣格认为这便是人类历史上屡屡犯下累累罪行的根本原因。“明察善辩的人们早已意识到，任何外部的历史条件的出现都只不过为那些威胁着我们的真正的危险提供机会罢了”（74页）

荣格在讲到“抽象”与“移情”这两种形式时，认为“抽象”对外界的恐惧，可以被称之为“对空间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抽象的思维能力的审美意识。这种恐惧好比上帝创世之后带到人间的第一样东西，充满了古老的神秘气息，简单的说来，就是人在无边际的空旷之中迷失自我的恐惧，其实也就是自我意识被无意识吞并的恐惧的一种反映。而为了避免被这样空旷、浩瀚、无边无际所吞并，人们学会了抽象，用某种固定的形式来表现所有运动的、无穷的、无休止的事物。与抽象相对的移情则把外界看作是无生命的，因此移情审美是一种“对象化了的自我欣赏”，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射到对象上去。然而他转移出去的那部分是什么呢？是他体内躁动不安着的、窃窃私语着的、徘徊低吟着的无法为意识接纳和认可的幻想，这些幻想是他体内分裂的根源，他借移情这种手段将这种危险抚平。荣格认为“抽象和移情，内倾和外倾，是适应和自卫的机制。就其有利于适应而言，它们把人从偶然的冲动中解救出来，它确实是抵抗这些冲动的自卫手段，因为它们使自我异化成为可能。”（230页）

由此可见被无意识吞并的恐惧导致了分裂的产生，人们不得不通过自我异化以求得安全。然而而现代文明已经打破了象征的平衡作用，将一切往昔仍留有原型的神秘和安慰作用的形象尽数摒弃，使得分裂越发严重，乃至遗失了曾经作为整体的联系。于是我们被迫孤立地存在于世，孤立地面对和解决意识的局限和困顿，我们的智识控制了心灵的一切，而灵魂仿佛被流亡的贵族，在精神的领域里失去了应有的存在感，于是文明人在自己残破的世界里拥有残破的自己。而荣格则认为我们应该像个渔夫，不仅要照见水中的自己，还要从那神秘的水域中打捞起种种鲜活跃动着的生灵，那里有我们无尽的宝藏，然而我们却不顾一切地将它掩埋遗忘，而心灵的渔夫早已生疏了技艺，成了只与石头和水泥熟悉的“文明人”。

参考文献

荣格.（1987.11).《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